

“七夕”题材诗歌源流考

张玉璞¹ 曹瑞娟²

(1. 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 山东曲阜 273165

2.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摘要] 传统节日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大题材。七夕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节日之一, 历代吟咏七夕的诗作很多。七夕节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 又与中国早期的天文学知识和天体观念密切相关。伴随着乞巧、曝衣等风俗, 汉代时七夕节大致形成。六朝时始出现大量吟咏七夕的诗歌, 至唐宋发展到辉煌时期, 诗作众多, 主题多元化。至现代社会, 七夕作为节日虽已不再流行, 但七夕诗歌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朽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 七夕; 节日; 牛郎织女; 乞巧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05)01-0027-04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而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文化亦成为其中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我国古代社会形成了许多有着不同时令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 如春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等。这些传统节日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古典诗歌当中, 吟咏节日或曰以节日为题材的诗歌数不胜数, 并且流传下来许多佳作。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注意。本文拟对七夕题材诗歌的源流作一番简单考察。

一、七夕节的来源及形成

农历七月七日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 称为七夕节或双七节。因源于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的神话传说, 又称双星节、情人节; 又因主要与女性乞巧活动有关, 故又有乞巧节、女儿节、妇女节之称。除五代时期以七月六日为七夕节外, 历代均以七月七日为七夕。日期是传统节庆文化的要素之一^{[1](P29)}, 那么七夕节这一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节日为何选在七月七日呢? 有学者在其论著中说: “七往往和女性联系在一起, 和女子的生长、衰老密切相关。在民间习俗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中, 七往往还是伴随着妇女爱情、婚姻等终身大事和一生休戚的命运之数。”^{[2](P76)} 这种说法包含了一定道理, 如《孔雀东南飞》中即有“初七及下九, 嬉戏莫相忘”之语, 似乎汉代时初七就已成为女儿们的节日。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本属神话故事, 但又源于中国早期的天文学知识和天体观念。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牵

牛和织女两个星辰。《史记·天官书》记载: “牵牛为牺牲,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 上将; 左右, 左右将。婺女, 其北织女, 天女孙也。”初秋之夜, 仰望晴空, 我们会发现有一条白茫茫的繁星组成的光带横贯南北, 这就是天文学上所谓的银河系, 我国古代称之为“天河”。织女星就位于天河之西的天琴座中, 牵牛星则位于天河之东的天鹰座内, 和织女星遥遥相对。织女星旁边的四颗小星组成平行四边形, 象征着织女的织布梭子; 牛郎星与它旁边的两颗小星相连, 象征着牛郎担着两个小孩。^{[3](P171)} 关于牛郎织女的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就是人们由这几颗星生发出来的。《淮南子·天文训》(诸子集成本) 载牵牛星“一时不出, 其世不和; 四时不出, 天下大乱”;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日纬书》说: “织女主瓜果。”可见, 七夕节发源于天体——星辰崇拜, 反映了我国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和自然崇拜的心理。当时人们视二星为神, 但后来却加以想象, 以之比附人间男女, 牵牛织女遂成一对不幸的情侣。

早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人们就已经把牵牛星和织女星联系起来。《诗经·小雅·大东》曰:

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彼织女, 终日一襄。虽则一襄, 不成报章。日皖彼牵牛, 不以服箱。

此诗已经把牵牛织女二星同人间耕织生活联系在一起, 但二星还未产生爱情关系。汉代《史记·天官书》谓“织女, 天女孙”给织女披上了一层神话色彩,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云: “织女, 天女也, 主果蓏丝帛珍宝。”亦视织女为主宰人间事务的女神。于是东汉末无名诗人的《古诗十九首》中出现

[收稿日期] 2004-11-01

[作者简介] 张玉璞(1965-), 男, 山东临朐人, 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审。

曹瑞娟(1981-), 女, 山东济宁人,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了首篇歌咏牛女爱情的著名诗篇: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时,自然界的两颗原本无生命无情感的星辰已开始为彼此之间迢迢的距离而哀伤落泪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著名七言歌行《燕歌行》中有云:“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诗人由人间离妇的哀怨,联想到天上的星宿,慨叹他们的不得相见。两相对照,伤感倍现。

关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记载,详见于梁代殷芸的《小说》(《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天帝把其女织女嫁给河西牵牛郎,但嫁后织女“遂废机杼”,天帝大怒,便拆散了这对恩爱夫妇,只许他们一年相会一次。而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口头流传中,对其加以润色改造,遂形成了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天河配的美丽故事。

七夕作为节日,大致形成于汉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四部丛刊本)引《淮南子》云:“鸟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唐韩鄂《岁华纪丽》(四部丛刊本)引《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牛女七夕相会鹊桥的传说。晋葛洪《西京杂记》(新编诸子集成本)载汉代“彩女尝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高祖宠姬戚夫人有一侍女贾佩兰,每至七月七日就在百子池旁跳子闾舞,然后以五色线相羁,称之为“相连爱”、“穿七孔针”,开启了后来乞巧风俗的先河。七七曝衣之俗也起源于汉代。宋卜子《阳园苑疏》记载,太液池边有武帝曝衣阁,每至七月七日夜,宫女即出后衣曝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牵牛织女故事流传益广,七夕节遂成为民间的普遍节日。这时乞巧风俗初步形成,节日活动日益丰富。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四部备要本)载当时风俗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巧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是一种红色长腿的一种小蜘蛛。如果这种小蜘蛛结网于瓜上,就被认为乞巧人已得织女青睐,乞得巧来,这一年就会万事如意。“乞巧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即卜问自己是巧是笨;另一种是‘赛巧’,即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4](P27)}除了乞巧,当时还有“乞富”、“乞寿”、“乞子”等风俗。晋周处《风土记》(新编诸子集成本)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男耕女织的家庭作业模式。”^[5]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着“织”的任务,另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繁衍后代,既延续家嗣,也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人们渴望衣食丰足,益寿延年,子孙满堂。因此,在不少的节日活动中,都有乞子的内容,如元宵节的祈灯、摸城门的钉等。七夕节亦有此项风俗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扩大了此项节日的影响。节日的用具有针、线、荷叶灯、织布机、花瓜、巧果等。^{[1](P56)}据说女子吃了巧果会心灵手巧,如织女般聪慧贤淑。

二、七夕题材进入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吟咏七夕故事的诗歌,此时该题材诗歌的内容大致有二:

其一是感叹牛女一年一会。七夕之时,天高气爽,夜空星光灿烂。仰望着美丽的牵牛织女星,品味着他们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诗人们往往会产生创作灵感,发言为诗。如晋代无名氏《七夕夜女歌》:“婉娈不终夕,一别周年期。桑蚕不作茧,尽夜长悬丝。”王鉴《七夕观织女》:“牵牛悲殊馆,织女悼离家。一稔期一宵,此期良可嘉。”以及“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均为牛郎织女难以长相聚首的爱情而感叹惋惜。梁何逊《七夕》:“来欢暂巧笑,还泪已啼妆。别泪不得语,河汉渐汤汤。”写牛女会短离长,相见时既高兴又伤心,离别时呜咽不得语之状,真可谓“相见时难别亦难”。又如梁代王筠《代牵牛答织女》:“欢娱未缱绻,倏忽成离异。终日遥相望,只益生愁思。”亦是此意。人们对牛女充满怜爱和同情,以至于有人竟突发奇想:“倩语雕陵鵲,填河未可分。”

其二是展现乞巧风俗。梁刘孝威有一首《七夕穿针》:“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见。故穿双眼针,持缝合欢扇。”描摹女子穿针引线的姿态,既乞手巧又乞爱情幸福。七夕节日风俗与其他节日风俗一样,具有地域性,但又有着一定共性,即祭神乞巧,追求生活幸福。民间有一首《乞巧歌》:“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6](P184)}表达了女子们善良美好的愿望。不过,五代后唐杨璞却一反乞巧之本意,写下这样一首《七夕诗》: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既对牛女的爱情表示不解,又对乞巧活动提出质疑:年年乞巧,殊不知人间的机巧已经足够多了!于节日风俗题材中寄寓讽世之意,可谓别出心裁。

六朝以后,赋咏七夕的诗作更多,可见此项节日活动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七夕节的重视。那么,中国古代节日习俗何以和诗歌的关系如此密切呢?这是由于传统节日是普天同庆的欢乐喜庆或纪念感怀活动,诗人骚客作为社会中人,自然会参与其中,并获得独特的切身心理感受。“由于节日活动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特别能引发人们的思绪,触动创作的灵感,所以诗人们往往施展才华,写出情景交融的传世佳作。”^{[6](P182)}也就是说,节庆活动由于其不同于常日的特殊意义,往往给敏感的诗人们以惜时、伤感、怀念等情感触动,激发其创作冲动和灵感。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以节日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传统节日成为诗歌的主题之一,一方面扩大了节日文化的影响,使之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诗歌题材,拓展了其表现社会生活的领域。这样作为大传统和雅文化的诗歌文化得以和作为小传统和俗文化的节庆文化相融合,二者相得益彰。

三、七夕诗歌的辉煌

至唐宋两代,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到顶峰,以七夕为题材的诗词也更多了。据欧阳询《艺文类聚》所录,自《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以下至唐,七夕诗有24位作者25首作品;《全唐诗》以七夕为题者,有54位作者82首诗(无题者未计入);《全宋词》中以七夕为题者有62位作者108首词,若计入无题者,则在300首以上。^{[7](P204)}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华清宫游宴,七月七日夜,令宫女们盛陈瓜果、鲜花、酒馔,列于庭中,乞求于牵牛、织女,“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上行下效,自古有之。宫廷中这种新颖的蛛丝乞巧之法,在民间也逐渐风行起来。另外,七夕之事还与唐玄宗这位风流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广泛流传。这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叙述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人发誓天上地下永不分离。有情人选择在七夕盟誓,可见牛郎织女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以及人们对忠贞不渝、亘古如一的爱情的钦佩、羡慕和向往。后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还被加工成了著名戏剧——《长生殿》。

既然社会上如此重视七夕,且七夕节日活动日臻丰富和完善,那么诗人们创作出众多的七夕题材之作便不足为奇了。唐代歌咏七夕的诗歌,按其主题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纪实性的以轻快的笔调再现七夕节活动场景。如权德舆《七夕》:

今夕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前两句点出时间,暗用《古诗十九首》诗句,后两句写人们穿针乞巧,拜祭于庭的情景。另外,《唐诗纪事》所载“神童”林杰作过的一首以“乞巧”为题的诗也很有名,诗云:

一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前文说过,七夕活动除乞巧外,还有曝衣和求子风俗。这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月皎宜穿线,风轻得曝衣。”(沈佺期《七夕》);“七月七日长生殿,水拍银盘弄化生。”(王建《宫词》)等。

二是咏叹牛女故事,设想其离恨与欢聚,正如白居易所云:“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七夕》)晚唐诗人罗隐《七夕》诗云:

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休用金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

写牛郎织女相聚苦短,无暇为人们送巧,既幽默又写出了新意。杜甫对牛女之事亦有自己的看法:“牵牛出西河,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静难俟,此事终蒙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相逢?”(《牵牛织女》)剥离了神话色彩,以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天象。擅写神话人物、以浓墨重彩著称的诗人李贺《七夕》诗云: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天上分金镜,人间望月钩。钱塘苏小小,更值一年秋。

在感叹牛女离别哀愁的同时,兼及节日风俗,同时融入历史典故,可谓别具特色。

三是天上人间对比,将牵牛织女传说与人间男女的命运联系起来,表达人神共有的情感。如“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徐凝《七夕》)哀叹人的长久分离,尚不如一年一会的牵牛织女星。“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信深阴夜转幽,瑶阶金阁数萤流。班姬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崔颢《七夕词》)写人间的深宫女子还不及织女幸运,借用了历史典故。与此相似的还有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描写贵族女子的生活场景,代其抒发了愁闷无聊的思想感情。

宋代诗家词人以七夕为题者也很多。由于宋代的社会思潮和人文精神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宋人这类题材的诗歌除继承前代意蕴外,还有所创新。但继承传统主题,继续赞咏牛女爱情的诗篇仍占了多数。如“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欧阳修《渔家傲·七夕》);北宋伤心词人晏几道也为牛女的短暂相会道出了诗意的哀怨:“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情知此会无长计,咫尺凉蟾亦未圆。”(《鹧鸪天》)以月之未圆比喻有情人不能长相聚首;多情词人柳永则抒发了“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二郎神》)的美好愿望。

唐人重意象而宋人重思理,这一点在七夕诗歌中也有明显体现。秦观《鹊桥仙》云: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前面写牛女相逢之时的欢娱和分别时的依依不舍,意思承前代,最后两句却一反常调,不再一味哀叹,转而说两情若真心相悦,并不在于朝夕相见,只要心灵相通相近,距离便不是问题。既有强自安慰的意味,又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一代文豪苏轼也赞叹牛女“相逢虽草草,长共天不老”(《菩萨蛮·七夕》)。另外,苏轼还作过一首《菩萨蛮·七夕》: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诗人设想织女因自己饱受离别之苦,就希望人间不再有别离,可谓尽善矣。南宋史浩词曰“天孙何鼓事应同,又岂比人间男女。精神契合,风云际,不在一宵欢聚”,意承秦观《鹊桥仙》词。另有范成大《鹊桥仙·七夕》: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

认为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只会增加牛郎织女这对有情人的

哀愁,还不如不见,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新意。

还有一类以理性来观照二星故事的,很有创新意味。如韩元吉《虞美人·七夕》词云:“离多会少从来有,不似人间久。欢情谁道隔年迟,须信仙家日月未多时。”以为天上人间时间不同,若以“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标准来衡量牛女七夕相会,织女就一天与牛郎见一次,也没有什么可悲的了,倒是更应关注人间的离多会少。此诗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以人人为本”的入世思想。严蕊《鹊桥仙》下阕写道:

蛛忙鹊懒,耕庸织倦,空作古今佳话。人间刚道别离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女便不值得同情,倒值得世人羡慕了。

另外有一类情况是借咏七夕寓讽世之意,似前文提到的五代杨璞。如:“休懊恼,云生巫峡,底用乞灵求太巧。看世人,弄巧多成拙。姑止饮,命茶啜。”(李曾伯《贺新凉·巧夕雨,不饮,啜茶而散》)讽刺世人多弄巧成拙,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而吴儆《虞美人·七夕》云:“垂丝插竹真堪笑,欲乞天孙巧。天孙多巧漫多愁,巧得千般争解劝郎留。”谓织女虽巧也无奈与心上人一年一会,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对”乞巧。

由于宋代理学兴盛,出现了一批道学家,文学创作也受到了道学思想的影响。有些诗人在七夕诗中对牛女爱情表示不屑,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典型的是梅尧臣《七夕咏怀》:“织女无羞耻,年年嫁牵牛。牵牛苦娶妇,娶妇不解留。”以人间普通儿女的生活模式来评价牛女,认为牛女年年七夕相会是不符合道德的,亵渎了其爱情的神圣。诗人接下来说“轻传世人巧,未知何时休”,“人生自有分,岂愧曝衣楼”,认为巧不该轻传,而个人的命运是注定的,所以不必心存任何追求,体现了落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杨万里亦云“岂有天孙千度嫁,枉同河鼓两相嘲”(《谢余处恭送七夕酒》),“宋代诗人俨然以一副道家冷漠无情的面目看待‘七夕’相会,显然是受到了当时对妇女要求趋于严苛及逐渐形成的贞节观念的影响。”^[8]可见,宋代七夕题材诗歌比以往更加丰富多彩,主题呈现多元化特点。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四、余论

唐宋诗歌辉煌过后,诗歌虽然仍处于正统文学的地位,但多为因袭前代,少有创新。七夕诗亦未超出前代吟咏范围。这里略举几例。

元代王举之有一首《[双调]折桂令·七夕》散曲云“一宵恩爱,万古蹉跎”,“良夜无多,今夜欢娱,明夜如何”,仍是感叹牛女相聚短暂,欢日无多。

明代汤显祖《七夕醉答君东》云:

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借七夕之时乐人传唱自己所作新词的欢乐场面,反衬自己的不被世人解会,可谓借七夕咏志的佳作。

清代陈维崧《鹊桥仙》词云:

天边枕簟,人间瓜果,比夜嫩凉分取。次公原是醉而狂,谁耐乞、一囊残缕。穿针楼下,凭肩殿角,何限啁啾私语。只因鸟鹊事荒唐,误尽了、许多儿女。

认为巧不值得乞,而喜鹊搭桥渡织女的事也不值得信。虽然有的文人以这样冷淡的笔调写七夕,然而民间乞巧风俗仍在进行。《燕京岁时杂咏》中有一首咏七夕的民间诗歌云:

佳期灵鹊惯填桥,儿女穿针度此宵。妇织夫耕天所佑,盈盈|水路非遥。^{[3](P196)}

显得淳朴重情而又乐观。

综上所述,七夕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古老的节日,体现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和生活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浪漫、忠贞爱情的热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乞巧、种生等节日习俗体现了人们善良朴实的愿望;而这一切都由身处不同历史时代,却同样深刻感受到当时那种浓厚节日氛围的诗人生动地表现出来。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七夕节日风俗及主题、观察角度都有所变化,是为该题材的源流演变。至现代社会,“七夕”仍是一项颇具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只是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解体,牛女的传说已不再具有摄人心魄的吸引力,节俗活动也随之淡化了,但是牛郎织女追求和坚守自由爱情的精神仍在民间广为传诵。以七夕为题材的诗词佳作或再现七夕场景,或替牛女哀伤,或对照人间聚散,意蕴丰富,文辞隽永,至今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不朽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赵东玉.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吴慧颖.中国数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3]韩广泽,李岩龄.中国古代诗歌与节日习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4]小雪,贺炜.中国民俗[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 [5]余敏芳.宋代七夕词的民俗文化阐释[J].语文学刊,2001,(5).
- [6]李善奎.中国诗歌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1999.
- [7]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 [8]樊林.论牵牛织女爱情题材诗歌的形成与流变——兼议宋代“七夕”诗的创新[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9).

[责任编辑 木子]